二戰最特別的波蘭士兵

文｜藍月

沃伊泰克是一頭敘利亞棕熊，出生於伊朗哈馬丹一帶。二戰期間，牠成了軍隊的一員，不僅有自己的軍階與服役編號，還與士兵們並肩走過戰場。

1942年，一支波蘭部隊離開蘇聯前往伊朗，數千名波蘭平民隨行。途中，士兵們遇見一名伊朗男孩，這個男孩撿到了一頭失去母親的熊崽，阿納托爾·塔諾維茨基中尉買下了這頭熊崽。

幼熊被帶到德黑蘭附近的波蘭難民營照顧，幾個月後被交給第二運輸連，士兵們為牠取名沃伊泰克，用舊伏特加酒瓶裝著煉乳餵牠。

慢慢的，沃伊泰克的生活習慣越來越像牠身邊的人，很快成為軍營裡的寵兒。牠喜歡在早晨喝咖啡，也會模仿抽菸或是把香菸吃下肚。夜裡天氣寒冷時，牠和士兵們擠在一起睡覺，喜歡和人摔跤，士兵還教牠在受到敬禮時舉起前掌回應。

當波蘭第二軍準備從埃及前往意大利時，接送部隊的英國運輸船規定不得攜帶吉祥物與寵物。

為了讓沃伊泰克能繼續同行，部隊正式將牠列為波蘭士兵，編入第22炮兵補給連的名冊。牠和其他士兵一同住在帳篷裡，或是住進方便隨著卡車運送的特製木箱。

1944年的蒙特卡西諾戰役中，波蘭第二軍與英國第八軍團並肩作戰。據傳，沃伊泰克看到人類戰友搬運彈藥後也跟著模仿，開始用後腿站立，以雙臂抱起沉重的彈藥箱，再將箱子搬到卡車或其他彈藥箱堆放處。

傳聞中，沃伊泰克搬運時從未讓箱子掉落，而這類箱子通常需要四個人才能搬動。至少有一名英國士兵曾回憶，自己看見一頭熊扛著彈藥箱。當然，也有很多爭議，認為一頭熊根本不可能完成這樣的工作，但這並不影響牠晉升為下士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沃伊泰克仍與昔日戰友同行。

公有領域



◀棕熊沃伊泰克被編入第22炮兵補給連名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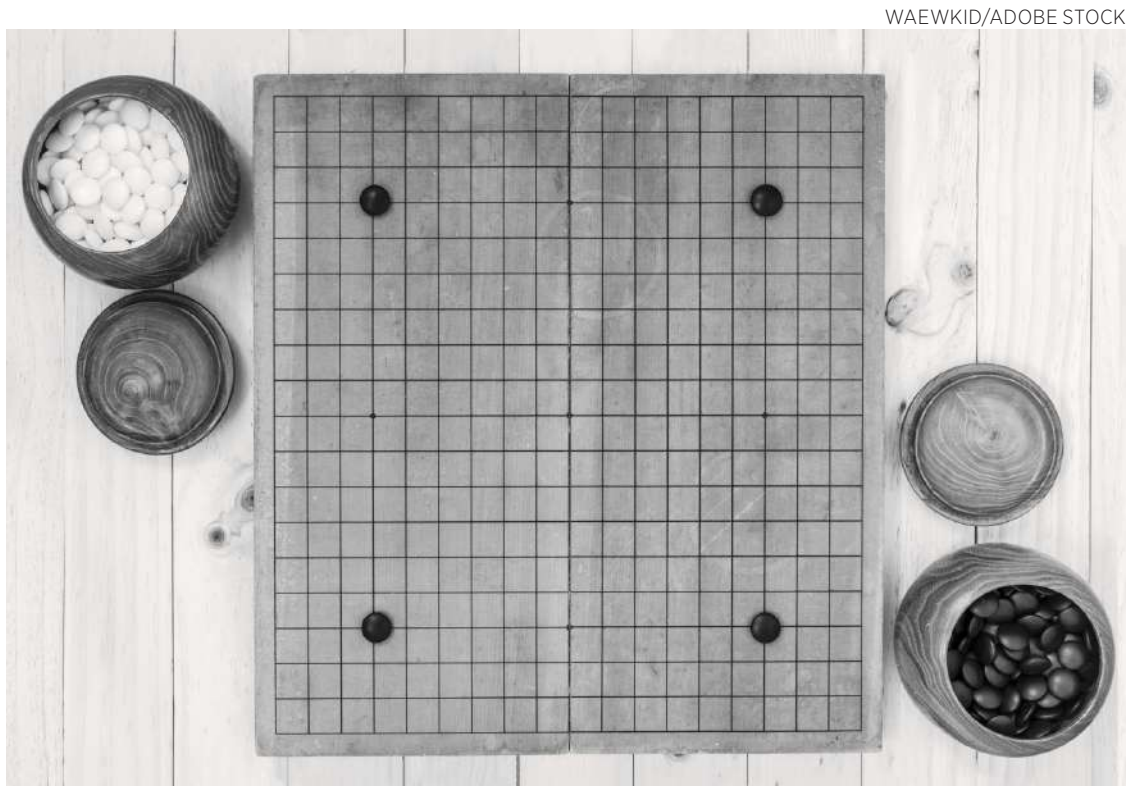
1947年11月15日，沃伊泰克正式退役，被送往愛丁堡動物園，直到1963年12月2日離世，享年21歲。

清代棋聖的傳奇故事

文｜青蓮

范西屏（1709年～1769年），浙江海寧人，清代著名國手，以棋風敏捷、變化莫測著稱，被尊為「棋聖」。後人冠之以「棋仙」、「棋中太白」的美號，更留有許多傳奇故事。

WAEWKID/ADOBE STOCK



▲范西屏棋風敏捷，變化莫測，被尊為「棋聖」。他留有許多傳奇故事。

范西屏出生在一個棋迷之家。父親酷愛棋術，把畢生心力都押在了下棋上，史書甚至用「好弈破其家」，來形容他散盡家財、沉迷弈道的一生。無奈他資質平平，棋藝始終無法提升。但他沒想到的是，自己的兒子竟是一個棋道天才。范西屏三歲那年，看父親與客人對弈，竟在一旁咿咿呀呀地指指點點，在場賓客無不驚奇，都說這孩子將來必定以棋藝名動天下。

於是，這位父親把一輩子對棋藝的執念，都放在了兒子身上。

據史料記載，范西屏的父親對其管教極嚴，「或思有他向，則夏楚隨之」，意思是范西屏但凡心思稍有不在棋上，便要挨藤條責打。其後，天賦異稟的范西屏拜入山陰棋手俞長侯門下，棋藝突飛猛進，十二歲便已與老師棋力相當，聲名傳遍江東；十六歲隨師遊歷松江，屢勝當地名家；二十多歲時，范西屏來到京城，與各路名手較量，戰無不勝。很快就博得了「第一國手」之名，震動天下棋壇。

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，他與同門師兄弟施襄夏在浙江平湖，對弈十局，史稱「當湖十局」。這十局棋，被後世公認是古代座子制圍棋技藝的巔峰之作，范、施二人，也因此並稱為「棋中李杜」。

在關於范西屏的諸多傳奇中，流傳甚廣的則是記載於清代勸善類筆記《勸戒錄》裡的一段因果奇談。

有一次，范西屏在京城與一位姓黃的棋手對弈，對方年紀比他大上一倍有餘，是京城裡數一數二的棋壇名宿，長年周旋於王公大臣之間，風光無限。兩位頂尖高手齊聚京城，實屬罕見盛事，王公大臣們紛紛下注，爭相邀請二人對弈一決高下。第一局棋下到中盤，雙方僵持在一角，誰先落子，誰便能定下勝負走向。黃某卻遲遲不肯落子，手懸在棋枰上方，久久不動。范西屏見狀，隨口問了一句：「先生莫非不想再戰了？」

聽了這句話，黃某臉色驟然大變，喃喃道：「孽債啊！老天要收我的性命了，我還爭甚麼呢？」隨後推開棋盤起身，卻不料竟口吐鮮血，當場倒地而亡。滿座賓客目瞪口呆，不明白為何一句尋常的話，怎麼就成了黃某的催命符？有熟悉黃某過往的人，慢慢道出一段塵封多年的往事。

早年，黃某應一位侍郎的邀請，去府上與人對弈。侍郎府有一位年輕的韓姓家庭教師，浙江富春縣（今杭州富陽區）人，他棋藝過人，卻從不提及，因此外界鮮少有人知道。那天，黃某與人對弈時，韓某在旁觀戰。棋局終了，韓某私下對侍郎說：「黃先生的棋藝，雖然名震南北，但依我看來，他攻守之間的法度，還算不上完美，誰說他天下無敵呢？」

侍郎聽了，起了考較之心，便又一次邀請黃某前來，這回特意安排與韓某對弈。起初，黃某見對方不過是個年輕後生，心中頗為輕視，可一上手布局，才驚覺對方實力不凡，不敢再掉以輕心，處處小心防守，卻仍屢屢被韓某逼入困境。黃某不得已，連出奇招，卻又一一被韓某化解。一連三局，黃某竟無一獲勝。他推開棋盤，起身說道：「我今日身子不適，改日再與先生一決高下。」此後，黃某的聲名漸漸低落。而韓某的棋藝，卻漸漸為更多人所知。當時京城好棋者甚多，一位王爺聞訊，特意將韓某召入王府對局。兩人從清晨辰時一路下到正午，連下兩盤，皆以和局收場。

到了第三盤，韓某卻意外敗了半子。原來，韓某入府之前，王府派去接他的使者曾私下提醒他：王爺好勝心極重。韓某既想討王爺歡心，又不願墮了自己多年的名聲，進退之間，思慮比平日艱難數倍，心力耗費極大，這才在最後關頭，失了半子之差。

那黃某總想報一箭之仇，聽聞韓某與王爺對弈的消息後，就守在韓某回程路上，攔下他要與他分個高下。這分明是想趁著韓某耗盡心力之時乘人之危，韓某婉言推辭，希望改日再約。黃某卻絲毫不肯鬆口，韓某無奈，只得勉強應戰。棋至中盤，雙方在一角僵持不下，誰先落子，誰便定下勝負。韓某思慮良久，遲遲未能落子。黃某此時出言譏諷，「先生莫非不想再戰了？」韓某聽罷，臉色驟變，接連噴出數口鮮血，當場倒地，隔日便撒手人寰。

韓某死後不久，范西屏降生人世。三歲便能對長者的棋局出言指點，少年成名，打遍天下無敵手。而與黃某的這場對弈，范西屏竟在同一處棋局、同一種「爭奪一角以定勝負」的僵局之下，用幾乎一模一樣的話，讓黃某重複了當年韓某的悲劇。熟識黃某過往的人，因了這段因果，都紛紛傳言：范西屏有可能就是韓某轉世而來，他那與生俱來、驚才絕豔的棋藝，或許正是前世記憶的延續。而黃某當初的所作所為，也終究成了索命的因果。

合州迷案 19

文｜扁舟記

接1077期

那人坐下以後，吆喝了幾聲，然後問李陽谷：「兄弟，這兒好賣嗎？」李陽谷操著當地口音說：「這兩天我看衙門口人多，就跟過來看看。結果也沒賣出多少。這下水挺新鮮哪，今天我要是賣不完，拿菜跟你換點呀？」

那人一笑：「行，反正出來一趟。詼，他們這兒看什麼呢？我不識字，你給我說說呀。」

李陽谷笑了：「我一個種地的，哪認得字喲？但這兩天哪，我聽都聽明白了，說是鞠家那案子，省裡已經定了，就是鞠向氏勾結姦夫，謀害鞠家父子。現在那姦夫淫婦都判了死刑。哎！要說最毒婦人心哪，連老頭子和親兒子，都不放過。」

李陽谷邊說邊看那人的反應。那人並無驚訝，只是輕蔑的「哼」了一聲，眼睛不住的往告示那兒瞟。

李陽谷順勢說：「來都來了，看個新鮮去吧，挑子我幫你看著。」「也是哈，湊湊熱鬧去，有勞啦！」那人起身往人群裡擠，不一會兒，又和旁邊的人聊起來，好像是在確認告示的內容。李陽谷抬頭使了個眼色，附近有個便衣湊過來，兩人耳語了兩句，便衣一點頭，轉身去了。

那屠戶待了好一會兒，問了好幾個人才回來，臉上帶著些許的興奮，跟李陽谷說：「謝謝兄弟，我有急事，這就要走，來，這塊肉你拿著，打打牙祭。」說著挑起擔子就走。而他這一走，就走了兩個來時辰，來到了鞠家鄰鄉的一個村子。

在村口的酒鋪，他進去打了半斤酒，拿了幾個下酒菜。夥計問他：「牛二，今兒個有喜事啊？」「咳，沒～有，有個朋友來，一塊兒喝會子。」等牛二到了家，進屋關上房門，天已經黑了。興許是心裡高興，他並沒有察覺，在回來的路上，總有那麼幾個時有時無的人，一直在跟著。在他進屋點上油燈的功夫，一條黑影兒，悄無聲息的跳進了院子。

牛二把酒菜放好，拿著鑰匙，打開了裡屋的門。「噌」一下，就從裡邊跑出來一個男人，長得賊眉鼠眼，一臉奸像。出來之後，直接就去拿酒喝，邊喝邊問：「二哥，您可回來了，那小屋裡實在憋屈。」牛二問：「白天，沒甚麼事吧？」「沒有、沒有，我一點動靜也沒出。對了，二哥，今天去府衙，瞧見那告示了麼？」「瞧的真真的，問了好幾個人，說的都一樣。看來向氏真當了咱的替死鬼了。這可怪不了誰，是狗官眼拙，也是她自己的命。」「那是。算她倒霉。那我不用再躲著了吧？」「差不多了，我這兒還有些錢，你拿了，今夜就走。」「多謝二哥！躲了一個多月，快給我悶死了。就是便宜了那曹氏，聽說嫁給州衙的陳老六，日子過得還挺滋潤。」「哼，那小娘們也不是人，聽說向氏通姦殺人，就是她作的證。」（未完待續）

示意圖：CHRIS KENNEDY/ADOBE STOCK



【本文轉自 YouTube視頻公眾號「扁舟記」。掃描QR碼，精彩視頻等著您！】

▼歡迎關注
看中國
扁舟記